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沙 俄 侵 华 史

第 三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沙俄侵华史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252,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900

书号 11001·418 定价 1.20元

说 明

本书第三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吕一燃、张左系、郑绍钦、章伯锋、薛衔天、杨诗浩、谢本书（云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4
第一章 中国古代西北疆域	5—76
第一节 汉代西域都护府及其辖境	6
第二节 三国至隋各王朝对西域的经营	15
第三节 唐朝的西北疆域	18
第四节 五代辽宋时期的西域	26
一、几个割据政权并立时期	27
二、西辽时期	30
第五节 元、明两代的西域	31
一、元政府对西域的统治	31
二、明代的西域	38
第六节 十八世纪中叶确定的清朝西北疆域	40
一、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的割据和清政 府统一西北地区	40
二、清政府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 区的管辖	49
三、清政府对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70
第二章 一八六〇年以前沙俄对中国西北 的侵略	77—157

第一节	十七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沙俄	
	对中国西北的侵略	77
一、	窥伺中国西北的开端	77
二、	妄图煽动巴图尔和僧格叛国投俄	82
三、	勾结叛匪噶尔丹，阴谋分裂中 国领土	86
四、	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两次军事“远征”	89
五、	庇护准噶尔部叛匪，妄图阻挠清政 府平定叛乱	98
六、	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额尔齐斯 河上游，窥伺斋桑湖	102
七、	逐步吞并哈萨克，进窥中国巴尔喀 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06
第二节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西北 地区侵略的加紧	112
一、	武力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12
二、	图谋变中国南疆为沙俄的“保护国”	129
三、	对新疆的经济侵略和《伊犁塔尔巴 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138
四、	塔城人民的抗俄斗争	151
第三章	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 中国西北大片领土	159—216
第一节	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部边界条款 的掠夺本质	159
第二节	塔城会谈前夕沙皇政府的侵略部署	167
一、	密谋策划，制定新的割地方案	168

二、抢占据点，以武力侵逼支持外交勒索	177
第三节 一八六二年塔城谈判	182
第四节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191
一、沙俄加紧武装挑衅，以“打”逼“谈”	191
二、《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及其基本内容	202
三、《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子约	210
第四章 沙俄武力逼签中俄《改订条约》	218—293
第一节 沙俄觊觎南疆和强占伊犁	218
一、向中亚的殖民进军和对南疆的侵逼	218
二、强占伊犁地区及其殖民统治	227
三、俄英争夺南疆的加紧	237
第二节 关于交还伊犁的最初交涉和《里瓦吉亚条约》	247
第三节 中俄《改订条约》的签订	264
第四节 中俄《改订条约》的五个子约	284
第五章 沙俄扩大对新疆的侵略和违约霸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294—336
第一节 《改订条约》缔结后沙俄在新疆侵略势力的膨胀	294
第二节 沙俄窥伺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开始	303
第三节 沙俄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帕米尔地区	308
一、八十年代后半期、九十年代初帕米	

尔的形势	308
二、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 米尔地区	310
第四节 中俄帕米尔划界交涉	322
第五节 俄英瓜分帕米尔	330
第六章 沙俄对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地理 考察”	337—381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沙俄对中国 西北边疆的“考察”	339
第二节 沙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考察”活动 的继续加强	354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382
附录二 俄文参考书目	387
附录三 西文参考书目	399
附录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404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412

地图目录

沙俄割占中国西部领土示意图	158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示意图	217

插图目录

库车汉代烽燧遗址	8
“汉归义羌长”铜印	9
班超	11

“司禾府印”	14
唐碎叶城大云寺遗址	25
杜环《经行记》关于碎叶大云寺的记载	25
伊西洱库尔之战图	48
《西域图志》中的伊犁西路图	54
布鲁特人	56
《新疆识略》中的塔尔巴哈台舆图	64
额尔齐斯河	78
阿勒坦淖尔	102
沙俄占领下的科帕尔	114
伊犁河	117
沙俄强建的维尔内堡	120
特穆尔图淖尔	121
沙俄强建的帕米尔哨所	320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西藏考察路线目测图”	372

前 言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的长时期中，沙皇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侵略。由太平洋岸到帕米尔高原，无处不受到哥萨克铁蹄的践踏。关于沙俄鲸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和蚕食蒙古北部土地的过程，前两卷已作了详细论述。在本卷中，我们将叙述沙俄侵略中国西部、特别是武力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经过。

十九世纪末以前沙俄侵略中国西部的历史，以中俄《北京条约》为界限，可以划分为两个大段。

第一大段是开始窥伺中国西部和逐步侵占沿边土地的时期。当时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侵略动因主要出于农奴主和商人阶级掠夺领土、财富的贪欲；进入十九世纪后，资本主义在俄国逐渐发展，对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的要求。本大段又分三期：

(一) 一六〇六——一七五七年。 本期正值明末清初，中国西部为准噶尔贵族所割据。沙俄认为有机可

趁，不断派小股哥萨克沿额尔齐斯河向南推进，占领了从巴拉巴草原到铿格尔图喇(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的准部领地。同时，沙皇政府还向准噶尔派出许多“使团”，妄图煽动准部首领叛国投俄。一七五七年清军平定天山南北，有力地挫败了沙俄的侵略阴谋。

(二) 一七五八——一八四〇年。清政府统一西部地区后，沙俄的扩张活动暂时有所收敛，但仍不放松蚕食土地的机会。一七六〇年，俄军趁这一地区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悍然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同时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强筑布赫图尔明斯克堡。进入十九世纪后，沙俄更侵入斋桑湖一带，并开始窥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三) 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继西方列强从海上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沙俄在漫长的陆地边界上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在西部地区，本期中沙俄武装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行修筑科帕尔和维尔内等堡垒，建立联结西伯利亚堡垒线和这些侵略据点的“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并多次窜犯楚河上游和伊塞克湖一带。这些扩张活动，为沙俄鲸吞整个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沙俄还通过逼签《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在伊、塔贸易免税等特权，为俄国商品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倾销打开大门。这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第二大段是沙俄吞并整个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进一步向中国西部腹地渗透的时期。随着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进一步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贪欲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沙皇政府在中亚发动了继征服西伯利亚之后规模最大的殖民进军，短短几十年中全部征服了哈萨克草原、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土库曼。中国西北地区位于中亚细亚的东部，沙俄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正是它征服中亚总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大段也分三期：

（一）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强行规定两国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境内常驻卡伦及斋桑湖、伊塞克湖等处硬指为分界标志。一八六四年，沙俄借口履行《北京条约》，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更恶毒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该约和其后订立的几个子约，沙俄共割占中国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

（二）一八七〇——一八八四年。本期中，沙俄利用新疆少数民族封建势力分裂割据和阿古柏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西部的侵略，一方面出兵占领伊犁地区，建立了赤裸裸的刺刀统治；另一方面竭力和英国争夺南疆，企图把这一广大地域变成第二个浩罕。一八七七年清军消灭阿古柏匪帮，粉碎了沙俄吞并南疆的计划，但沙俄侵略军仍赖在伊犁不走，并借此向清政府

大肆敲诈。一八八一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俄国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等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攫取了在新疆全境进行免税贸易和增设领事等特权，并勒索了大宗赔款。

（三）一八八四——一八九五年。本期沙俄的中心目标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加紧控制新疆，同时占领帕米尔高原，作为进窥喀什噶尔等地和英属印度的桥头堡。一八八四年沙俄迫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把帕米尔分成三块：西北部划入俄国版图，东部留给中国，中部作为待议地区。九十年代初，俄军大举入侵帕米尔，进一步违约占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总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巧取豪夺，共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同时，它还进一步加强对天山南北各地的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并派出许多“地理考察队”，深入中国西部和北部刺探情报，图谋吞并“从恰克图到喜马拉雅山”的广大地域。

第一章

中国古代西北疆域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古称西域。在我国先秦的作品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十分丰富，如《尚书》、《逸周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尔雅》、《山海经》、《管子》等书，都留下了不少有关西域与中国联系的记载和传说。西域的特产，“昆山之玉”早为中原人民所熟悉。

西域在古代是东西方贸易的要道。当时中国输出的物品以丝绸最负盛名，古希腊人因此称中国为“赛里斯”，意即丝国。公元一世纪罗马著作家白里安（二三——七九年）的名著《博物志》记载：“赛里斯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①这些中国丝绸正是经西域运到欧洲的。

东周时期，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前六〇八年）“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当时的秦国

^①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北平出版，第1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31—32页。

^② 《史记》，第5卷，《秦本纪》。

实际上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一个中心，声威远及西域等地；直到汉代，匈奴和西域等地人民，仍把汉人称为“秦人”。^① 中亚出土康居古文书称中国为“秦斯坦”，^② 古埃及、罗马的史学家称中国为“秦”。^③ 中外历史文献证明，远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国的联系已相当密切。

第一节 汉代西域都护府及其辖境

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初年，天山以北是乌孙等族的游牧地，天山以南聚居着许多农业部族，史称“西域三十六国”。^④ 此时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开始强盛，至公元前一七六年前后，势力已由蒙古草原扩展到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当时它正处于奴隶制时期，经常侵掠西域诸国，“得人以为奴婢”，并不断南下骚扰，给汉帝国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讨伐匈奴奴隶主成为西汉的当务之急。

① 《史记》，第123卷，《大宛传》；《汉书》，第94卷，《匈奴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3—35、99—102页。

②③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35—36页；第2册，第571页，《支那名号考》。

④ 西域地区各部，有的“有城郭田畜”，以农业为主，称城郭之国，有的“随畜逐水草”而居，其中除乌孙、大宛较大外，余则多者数万人，少者仅千余人或数百人，通称为三十六国。实际至西汉末年已分裂成为五十余国。详见《汉书·西域传》。

汉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为了对匈奴作战,动员了巨大的军事力量。自公元前一二九年至前一一九年,他多次派卫青、霍去病等人,率大军连连出击匈奴,夺回秦时的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建立朔方郡、五原郡,并迫使居于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降汉,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①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公元前一三八年和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在阿姆河流域)和乌孙(在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费尔干纳盆地以东地区)等国,夹击匈奴。张骞建立了与乌孙的联盟,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任务,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来汉,汉使赴西域者也“相望于道”,关系日益密切。^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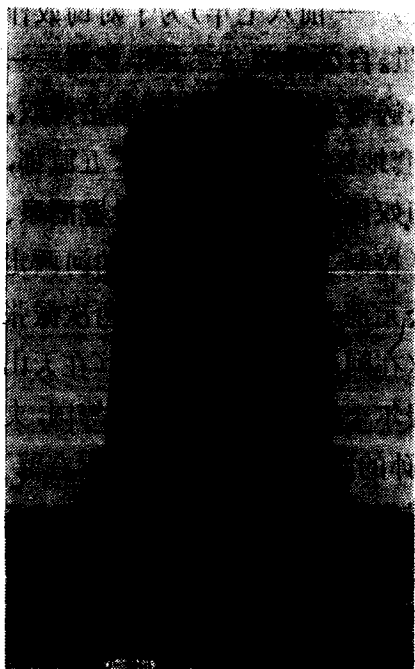
公元前一〇八年武帝首次出兵西域,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后改名鄯善,遗址在今罗布泊西南)、姑师(即车师,在吐鲁番一带)。公元前一〇四至前一〇一年,汉武帝又两次派李广利征伐大宛(在费尔干纳盆地),西域诸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③公元前一〇一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第一个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使者校尉,并建立许多烽燧亭障。^④近几十年来,在罗布泊北岸和库车等地都发现了汉代的烽燧遗

① 《汉书》,第6卷,《武帝纪》。

② 同上书,第96卷,《西域传》上;第61卷,《张骞传》。

③ 《史记》,第123卷,《大宛传》。

④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



库车汉代烽燧遗址
(采自《新疆出土文物》)

址。^①

公元前七二年匈奴侵掠乌孙，乌孙求救于汉，汉与乌孙联合出兵大败匈奴，确立了汉帝国在西域的优势。公元前六〇年，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同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②管辖乌孙、大宛、无雷（在帕米尔地区）、休循（在阿赖谷地）及西

域其他各部。

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驻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下有副校尉、丞、司马、侯等属官。自设西域都护起，至西汉末年计八十余年，历任都护十八人，可考者有：郑吉（公元前六〇——前四九年），韩宣（公元前四八——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第127、195页；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北平研究院出版，第105—10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文物》杂志，1975年第7期，图版8。

②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第70卷，《郑吉传》。

前四六年), 甘延寿(公元前三六——前三四年), 段会宗(公元前三三——前二一年、前二一——前一九年), 廉褒(公元前三〇——前二八年), 韩立(公元前二四——前二二年), 郭舜(公元前一二——前一〇年), 孙建(一——三年), 但钦(四——一三年), 李崇(一六——二三年)等十人。^①李崇的私印, 已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地方发现。^②西汉政府还直接派官员到西域巡视, 新疆出土的西汉木简中即有“都吏”巡行西域的记载。^③



“汉归义羌长”铜印(采自《新疆出土文物》)

除了设置都护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进行管辖外, 西汉在西域的地方行政组织, 仍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和统治形式, 任命原来国王为王。“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 皆佩汉印绶, 凡三百七十六人。”^④国王必须服从西汉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 定期供献方物, 遣子入侍。遇有战事, 汉中央

①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 第180—183页。

② 《文物》杂志, 1975年第7期, 第29页。

③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 第189页。

④ 《汉书》, 第96卷,《西域传》下。